

(上接 A06 版)

永顺那所留守儿童学校的世俗与理想

张荣工作的心理咨询室是荣众留守儿童学校唯一一所新建的房子——其他的校舍，都是县委党校几十年前的校产，年年需要检修翻新。三进间的大房子被张荣取名为“快乐教室”，前不久，这里被湖南省妇联、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纳入“知心屋”资助项目。9月4日，张荣给刚刚来学校的孩子们写了一封公开信，鼓励大家遇到问题和困难可以给她写信，或找她谈心，信的落款上，张荣自称“知心妈妈”。

心理辅导在荣众留守儿童学校的重要性，从这个被郑重布置的“快乐教室”可见一斑——3个房间都铺着柔软的地垫，第一个房间是张荣的办公室；再进去的房间，右手边是一副心理治疗专用沙盘，左手边是专设的谈话区域；最后一个房间里，一个拳击沙包摆在正中，四周都是供孩子使用的

“发泄墙”。

每一个孩子都在张荣这里有一份心理健康档案，张荣还会定期给孩子们做心理测评和上心理辅导课。每天早上，孩子们起床后第一件事是一起做“心灵体操”，一起读心理誓词《做最好的自己》：“我希望自己变成一棵大树。如果我不能成为山顶上挺拔的大树，那我就做一株灌木，但那不是普通的灌木，它必须是山谷中最好的灌木。”

张荣尽量让自己贴近孩子心目中理想的温柔妈妈形象，循循善诱，充当倾听者与开导者，并严格保守孩子们内心的小秘密——除非发现对方已经有了较为危险的心理征兆。

考试焦虑、想念爸妈、同学关系不好、对老师不满甚至腿痛、尿床……都可以写信给“知心妈妈”，也会得到回应和宽慰、疏导。也有孩子写信，只是为了来这个充满神秘和快乐魔力的

地方，见一见张荣。

除了孩子，张荣也会主动为老师们提供心理辅导。张荣告诉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，上学期，学校新来一名方老师，负责新进校的班级，刚巧教学科目被临时从拿手的语文改成了数学，孩子又调皮，方老师的压力非常之大。

“有一次在课堂上，孩子们闹成一团，我走进去问：‘方老师说她很爱大家，是不是啊？’”得到方老师的肯定回答后，张荣又问孩子们：“那我们爱不爱方老师啊？”孩子们齐声回答：“爱！”张荣又问：“那我们怎么去爱方老师呢？”孩子们纷纷报以“好好听课”、“帮方老师打饭”等暖心回答，张荣因势利导：“那我们去拥抱一下方老师吧！”

“结果，孩子们纷纷上去拥抱老师，方老师泪流满面，和孩子们的隔膜也没有了，课也越上越好了。”



▲能在校内交易流通的“荣众币”，孩子们可以通过猜谜等各类知识竞答获得。

老师和孩子共同“留守”，互为依靠

尽管只有380名学生，但荣众学校的老师并不轻松。县里为学校分配了5个老师编制，目前只有4个在岗，“其他的老师都是学校公开招聘的”。

与学生同吃同睡的陪伴与关怀是荣众老师的常态。

在孩子们的寝室之外，就是值班老师的床铺。每天晚上，班主任查完寝后，都会有值班老师陪着学生一起随着熄灯铃声入眠。瞿扬众说，多年来，他一直睡得很警醒，“因为如果有哪个孩子头疼脑热，值班老师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过来”。村子里的卫生室早已荒废，瞿扬众便开着车赶到学校，将孩子接去县城里的医院治疗。

彭敏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有编制的老师之一，家人怕她太辛苦，想让她换一个学校，但彭敏还是觉得“在荣众的时间充实”。

老师们对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表示，他们在学校的收获很多。

张智群老师之前在广州一所民办学校执教。2012年，丈夫遭遇意外离世，张智群独自回到家乡，来到荣众学校任教，“是这些朝气蓬勃的孩子给我温暖，陪我度过了那一段黑暗的时期”。

每年的教师节，荣众学校的老师都会收到孩子们自制的礼物，家长也会打来电话或者发来短信，对代替他们行使父母职责的老师表达感谢。

想让孩子进学校的家长越来越多，不少人还希望荣众能够办初中部。但瞿扬众说，目前，学校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孩子。他想扩建校园，但苦于学校大部分地都是从党校租来的。女生宿舍本来租在党校宿舍的一楼，结果2015年年初，党校决定翻修，勒令女生宿舍搬走，这下瞿扬众更不敢轻易动土。也有商人找到瞿扬众想要投资，开口就问“多少年能收回成本”？

瞿扬众一口回绝。

今年6月毕业的王帅本来要进初中读书，但王帅的奶奶找到瞿扬众，希望能让孩子再在荣众待几年。瞿扬众告诉老人家：王帅已经毕业了，荣众学校没有初中，只能去别处读书。结果这个儿子和媳妇都在外地打工、自己一手拉扯孙儿的奶奶哀求道：“他在其他学校读不好，在你那儿多读几个六年级，健康长大就行。”

(为保护隐私，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)

哪怕是培养一个“智慧农民”

除了心理建设，劳动在荣众留守儿童学校被提到了极高的位置。学校没有清洁工，所有的卫生都是孩子们自己打扫。瞿扬众甚至在校内校外开辟菜地，让每个班的孩子都种菜。种出的菜由学校食堂按市场上的价格双倍收购，得来的钱作为孩子们自己的班费。

不光是种菜，孩子们还得要知道所种菜的名称、习性、培养方式，画出来、写出来插在地里，瞿扬众管这叫“菜地文化”。“菜地文化”做得好的，菜价可以上浮20%。常见的萝卜白菜可以种，稀罕少见的蔬菜更鼓励种——种不活没收成不要紧，只要努力了，也按最高菜价补偿。吃不完的蔬菜，食堂阿姨还会教孩子们做成酸菜。在瞿扬众看来，这是培养他们动手、创新、学习意识的好手段。

除了每月一天的月假和寒暑假，孩子们不能离开学校，而学校里的“消费”，也用不上人民币——这里能流通的货币，叫“荣众币”。这是一种校内发行的虚拟货币，且只能通过知识问答获得，并在每月举行的跳蚤市场上流通。孩子们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，曾有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男生在市场办抽奖，两个荣众币抽一次，一等奖是一本旧书。

瞿扬众说，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明白，学习是用来创造价值的——而荣众的孩子在进校之前，学习情况普遍不好。“50分都是好成绩，有好多人只能考几分。”学生彭凯刚进校时曾告诉瞿扬众，他的“英语很好”。结果考试成绩出来之后，英语



▲有时，为了锄地和种菜，孩子们上课也会被推迟——在这里，会读书挺好，会种菜也不错。



◀9月4日这天，孩子们学习包馄饨。锻炼动手能力，始终是重要的一环。

果然是几门功课中最好的——35分。而这个分数，瞿扬众估计还是因为英语选择题多、好蒙的缘故。

为此，瞿扬众和老师们为荣众学校的孩子设计了一套丰富的立体评价体系：“学习之星”、“健体之星”、“劳动之星”、“卫生之星”、“文明礼貌之星”、“节俭之星”、“孝顺之星”……

如果这些都不够条件，只要“今天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”，也可以获评“进步之星”。这样做是为了“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发现学生的闪光之处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找到自信”。

在城里孩子拼命提高成绩、扎堆学习特长的时候，荣众学校的教育方式多少显得有些不

合时宜，但瞿扬众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问题，“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去过高考的独木桥”。在瞿扬众看来，能培养出新一代的智慧型农民也不错，因为“不希望孩子们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出去打工，让下一代又变成留守儿童”。

不过，荣众学生的成绩目前在县里仍算中等偏上。永顺县教育局对全县的一类学校进行教育质量检测，在四、五年级的抽考中，荣众的最好成绩排第二，最差成绩排第四。“英语很好”的彭凯正读六年级，每门功课都上了90分，这个昔日只盼着早放学好去游野泳的孩子，如今正憧憬着考上永顺县一中。

■编后

作为一所留守儿童占到90%以上的学校，荣众让我们有着非常不同的感受。印象中留守儿童的清苦在这并不常见，相反，9000元一年的学费，构成了事实上的经济门槛——这里的孩子大多并非贫穷，而是苦于心灵的贫瘠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新一代的父母跟老一辈人在观念上有了巨大的区别，守家、守土不再是最重大的人生要义，走出去拼搏、让日子过得更好，才是如今青壮年一代的心之所向。

只是，富了日子，也让留守儿童成为了时代的无奈印记——但本质上，他们和一般儿童并无区别。我们不希望过度标签化这

一群孩子，他们需要的也只是陪伴与爱。

成立专门的留守儿童学校，给他们最大的爱与包容，“不一样的荣众”在建校之初也是筚路蓝缕，学校老师至今还要兼职水电工、管道工甚至电焊工、建筑工。而这一切辛苦，就正如该校张智群老师所言，教育就是用一个灵魂换取另一个灵魂——作为对政府机构关爱留守儿童力量的补充，民办留守儿童学校灵活、柔情，不见得比政府做得差。鼓励社会力量在留守儿童教育领域更自由地发展，在父母之爱已然短缺的现实中，让孩子们更好地感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，才是关爱他们的核心与意义。